

冰心

儿童图书奖

获奖作品



阳光下盛开的青春

李国新◎著



地震出版社

Seismological Press



阳光下盛开的青春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阳光下盛开的青春 / 李国新著. —北京: 地震出版社, 2013. 8

(冰心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)

ISBN 978-7-5028-4312-0

I. ①阳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87. 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25717 号

地震版 XM3087

阳光下盛开的青春

李国新 著

责任编辑: 范静泊

责任校对: 孔景宽 凌 樱

出版发行: 地震出版社

北京民族学院南路9号

邮编: 100081

发行部: 68423031 68467993

传真: 88421706

门市部: 68467991

传真: 68467991

总编室: 68462709 68721982

传真: 68455221

E-mail: seis@mailbox.rol.cn.net

http: //www. dzpress. com. cn

经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

版 (印) 次: 2013 年 8 月第一版 2013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: 710 × 1000 1/16

字数: 223 千字

印张: 15

书号: ISBN 978-7-5028-4312-0/I (5000)

定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那一片绿色	(1)
铁匠二爷	(3)
爱情故事	(6)
风 景	(8)
绣花鞋垫	(11)
情 事	(14)
手掌上的阳光	(17)
父 亲	(20)
殉 葬	(22)
心 愿	(24)
大 妈	(26)
捉鳝鱼	(28)
奶 奶	(30)
合 影	(33)
表 扬	(35)
人的心窝	(37)
青橄榄	(38)
小金猴与小风仙	(40)
夏 荷	(43)
初见大海	(45)
雾雨峨眉	(47)
永远的蝴蝶	(50)

信	(54)
阳光下盛开的青春	(56)
月 儿	(58)
女同事	(60)
位 置	(62)
交 底	(64)
路 口	(66)
记 性	(68)
脸 谱	(69)
眼 睛	(71)
临时负责	(73)
酒话连篇	(75)
官 差	(77)
官 语	(79)
官 命	(81)
官 腔	(82)
握 手	(83)
笔杆子	(85)
妙 笔	(87)
乔	(89)
级 别	(91)
一个黑提包	(93)
乡长消失了	(95)
官 事	(97)
金项链	(99)
署名文章	(100)
要求“进步”	(101)
官 乐	(103)

身 份	(105)
黄秘书	(107)
文人小金	(109)
官 气	(111)
人 心	(113)
一个女人	(115)
桂花嫂	(117)
校 友	(119)
老党员	(121)
黑 道	(124)
儿子的旋律	(126)
官 话	(128)
文 事	(130)
男人和女人	(133)
价 值	(135)
教 殤	(137)
流浪儿	(139)
赌 命	(141)
跛足的邱伯	(143)
钥 匙	(145)
打 架	(147)
厚 土	(149)
劝 架	(152)
官 友	(154)
钱 殤	(156)
西瓜熟了	(158)
寿 木	(162)
怀 疑	(164)

公 车	(166)
平 衡	(168)
精短小说十三题	(170)
选 举	(176)
都是送书惹的祸	(178)
不值钱的作家	(180)
弥 补	(183)
我什么也没看见	(185)
最佳陪选	(187)
都是身体惹的祸	(189)
吃你的没商量	(192)
冲动是魔鬼	(194)
请名人写序	(197)
生 命	(200)
庚 爹	(202)
华子爹	(205)
天 堂	(207)
朋 友	(209)
老领导	(212)
给母亲配手机	(214)
岗上婆婆	(216)
发 言	(220)
面 子	(222)
民 意	(224)
假 钞	(226)
开 会	(229)

那一片绿色

那年我 17 岁。

刚下学，在一家林场守果。

是果子熟透的季节，林场的空气中，弥漫着甜甜的香气。

腊腊和我守一块田。场部请来木工，做了不少木屋。木屋是用几根树条子钉的，上面用芦席揭顶，内设木床。白天，我在田里转悠，渴了，摘几个熟透的梨，吃得牙腻。田里有莲子米，又香又脆，蛮有嚼头。有时，坐在渠边，看潺潺流水，不知不觉在渠边睡熟。那时，腊腊就不叫醒我，帮我照看果子。有时候，我叫她回去休息，留我一人就够了，她不听，望着我笑，那笑又甜又柔。

那晚，月亮还躲在云层里，星星稀少，整个林场闪烁着萤火虫似的光。我和腊腊一前一后朝田里走。木屋放在河渠的坡上，坡上长满碗口粗的杉树，青草、野藤子缠在树身周围。坡下，长满半人身的湖草。腊腊总怀疑这野草窝里藏着人。腊腊胆小，稍有风吹草动，她就靠近我，说话声都发抖。

那年，腊腊也 17 岁。

微风轻拂，树影摇曳。林子里的小果树，黑乎乎，大果树，一蓬蓬。腊腊不放心，每隔一会，和我用手电筒照。夜深了，东山迟缓地捧出一弯月牙儿，悄悄地走向中天。天变得暗蓝了，那月牙儿像个娇羞新娘，愈显

清亮，温柔动人，把些亮亮的光丝，轻轻抹在树叶上，那软软的光，调皮地从树叶隙里漏下来，洒在木屋上。风很温柔，甜丝丝、香喷喷的。

“呀，有人！”我身后的腊腊惊讶地叫着。忙转身，靠近腊腊，见她的手抖抖地往果林里指，“那像有人！”我连忙将手电光刷地射去。呵，是一只肥胖的灰兔子。她听说是兔子，“扑哧”笑了。回到木屋，腊腊蛮有心眼，折些杉树枝子，铺在空荡的木床上，把床铺得软乎乎的，便和她端坐床头。

夜更深了，月下的那些果树，一棵棵，一丛丛，一片片，都染上朦胧的光影。轻纱似的薄雾，慢慢裹住那些疏枝密叶。渐渐地，腊腊和我坐得很近了。后来，她困了，直打哈欠，支持不住了，歪倒在柔软的木床上。夜有点凉，我毫不犹豫地脱下身上那件衬衫，轻轻盖在腊腊那窈窕的身上。

哦，静谧的果林，温馨的夜！

铁匠二爷

二爷是我爷爷的二弟，是个铁匠，打得一手好铁，在镇上数一数二，被人们称作“铁匠二爷”。二爷比我爷爷个头还要高，走路生风，声洪嗓大，两颗拳头比20磅的铁锤还大。15岁那年，二爷跟镇上的拳师跳了几年场子，调皮捣蛋的地痞流氓不敢跟二爷交手，一听二爷的大名就闻风丧胆。

听我奶奶说，二爷18岁完婚，二奶奶生得秀气。新婚那晚，二奶奶吓得哭了半夜，天一亮，乘我二爷还在酣睡，红肿着眼回了娘家。娘家兄弟多，以为姊妹受了二爷的气，个个摩拳擦掌，要来揍二爷一顿。二奶奶红着脸告诉娘，说一见二爷就怕。没过几天，二爷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悄悄摸到二奶奶娘家，连人带被子将二奶奶扛回来。一段时间后，苦尽甘来，二奶奶和二爷如漆似胶。

在我大爹呱呱坠地那时，镇上开进一小队日本人，占领了镇上的一所学校。日本人为了巩固地盘，修起碉堡，喂起了几条凶残的狼狗。

自日本人来后，二爷每晚打扮利索地出门，很晚才回来，每当我二奶奶问他，他只哈哈地笑，那笑声响亮，街上的人都听得见。

有天，一个叫龟田的，牵着一只狼狗，带着几个鬼子，闯进了铁匠铺。“你的，什么的干活？”龟田说着生硬的中国话。

“打铁的！”二爷冷冷地回答，抡起大锤直朝烧红的铁片上砸去，火星

子四处飞溅。

“这个，你的干活？”龟田拿出一把雪亮的钢刀。原来，自日本人进镇以来，有好几个鬼子被人用这刀捅死，然后抛尸荒野，吓得鬼子们深夜连尿也不敢出来撒了。

“是的！”二爷的铁锤抡得更带劲了，龟田下意识地退了一步，那狗也退了一步。

“下回，刀的不准打，不听，死啦死啦的！”龟田气得恶狠狠地叫嚷，又退了一步。

“打铁人就得要打刀！”二爷理直气壮地说，铁锤抡得山响。

有天，二爷正在赤胸裸背打铁，我爷爷急急地跑进来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老二，那个龟田要抢春花，快把春花的爹打死了！”

二爷扔下铁锤，三步并着两步，把我爷爷甩了好远，很快来到东街。龟田一手牵着那条狼狗，一手抡着皮鞭狠狠地抽向一个中年汉子。那汉子被打得遍体鳞伤。哭哭啼啼的春花被两个鬼子五花大绑着。“住手！”二爷的声音不啻于一个晴天霹雳，把龟田震得一惊，人和狗不约而同地退了一步。

“你的，小子的，不怕死的！”龟田那双阴毒的眼，死盯着二爷，嘴朝狼狗一示意，那条不知死活的狗冷不防就朝二爷扑来。二爷身子一蹲，猛地一拳，狼狗被击得飞去一丈多远，摔在地上哀嚎几下，就不动了。

我爷爷看得最清楚，那条狼狗的脑壳被打得粉碎。龟田见死了狼狗，疯了似的朝押春花两个鬼子兵吼：“你们统统的，给我上！”两个鬼子兵恐惧地端着带刀的枪，朝二爷逼来。二爷弓侧着身子，双拳摆出格斗式，人影一晃，一个鬼子的枪被缴了，脸上挨了一拳，跌在地上呻吟。另一个鬼子的枪没刺来，人被二爷抓小鸡似的提起，连人带枪一起被抛向丈远的一块石头上，顿时，一命归西。

龟田慌了，战战兢兢掏出短枪，悄悄地对准我二爷开了一枪。顿时，鲜血从他左胸汩汩流出。

“哈哈，小鬼子，我怕你！”二爷的身子只晃一下，就又冲上来，可

龟田的枪又响了，这下打在二爷的肚子上，鲜血又从他的肚子上汩汩流出。

“哈哈，小鬼子，让你尝尝铁馒头！”二爷的身子又晃了一下，人却闪到了龟田面前，左右就是两拳，龟田被揍得瘫在地下，一声不吭。突然，街上响起号子声。大批鬼子来了。

人群一下惊散了。我爷爷扶着满身是血的二爷回到铁匠铺。当夜，二爷的床上被血染得通红，和铁匠铺炉膛里的火一样红。

爱情故事

他是个写爱情小说的作家。

他常说，爱情是个永恒的主题。

婚前，他的小说无非是写一对对情侣的初恋，文笔细腻，情爱缕缕，令少男少女看后怦然心动。于是，就有不少大胆的少女寄来粉红色的信笺。

她是写求爱信少女中最幸运的一个。婚后，他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——《情缘》。

此后，他不再写初恋小说了，开始写婚外恋的小说。他写婚外恋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为冲破婚姻樊笼，苦苦抗争，有情有欲。他爱人感到丈夫对她冷淡了。他们时常唇枪舌剑。他的婚外恋小说在社会上反响很大，于是案头上常收到一些年轻女孩的信。她爱人忍受不了，只好与他分居，并搬回娘家。

不久，一年轻的少妇投进了他的怀抱。接着他又出版了第二部小说集——《情变》。

之后，他写婚外恋的小说少了，尽写一些支离破碎、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。他对少妇的爱似乎减少了，从体力上看似乎力不从心。

他变得沉默寡言。少妇对他很失望，也无法忍受孤独，离他而去。

他成了孤家寡人。

他已经老了。

这时，他也收到一些来信，有一位老女人要求与他结合，白头偕老。

一见面，他惊叫一声：“是你?!”就流下了热泪。

他的第三本小说集叫《情殇》。

风 景

涛学步那年，貌美、勤快的娘到野塘里抽藕梢，猛子扎到水里就再没起来了。

一年后，爹就为涛弄了个寡妇后娘。涛从5岁开始干起了捡破烂、割猪草、放牛儿的活儿。后娘好吃懒做，养得白白胖胖，不大会做农活。爹喜欢后娘，有时当涛的面，把后娘的胳膊掐一下，后娘就格格地笑。不到天黑，爹就和后娘去睡了。涛要把锅碗洗干净，才一个人到套间里去睡。

涛从后娘来后，就被剥夺和爹一块睡资格。涛有时候做噩梦，就喊爹，爹不理他，涛就喊娘，醒后才知娘早不在了。每回睡时，涛就把娘生前的花棉袄搂在怀里，心想娘在和自己睡，就不怕做噩梦了。

涛营养不良，瘦筋扒骨。8岁那年，爹才答应让他去了学堂。涛读书专心，门门功课都是顶呱呱的。但涛的家务活太重了，早晨起床了，要为后娘倒尿罐，要为猪添食，要自己炒剩饭吃，晚上放了学，要割猪草，要喂猪食，要放牛。

涛的性格内向，在学校里很少说话，很少有笑容，很少和同学一道玩。涛常常一个人捧着书本看，孤单单的。

涛在班上学习委员，班长是个女娃，叫秋。秋大涛3岁，高涛一个脑袋，大姑娘似的了，脸儿红嫩嫩的，一笑两个小酒窝。秋上学太迟，是家里的弟妹多，太穷了的缘故。涛把秋喊秋姐，内心里好喜欢她，一是因

为秋姐太像他的娘，二是因为调皮的学生欺负涛时，秋姐就出面保护他。秋姐的成绩比涛还要好。

班主任是个男的，刚结婚，妻子的脸上有蛮多雀斑点。老师常把秋姐和涛留下来，商量班务。涛有时觉得老师的眼光特别，爱往秋姐的脸上、身上看。涛想告诉秋姐，又不便说出口，闷在心里。涛开始对老师没有好感了。

小学毕业那年，学校组织毕业班的学生到城里烈士陵园扫墓，开阔眼界。涛长这么大，只听大人们说城里的房子好大，车子好多，但还没有去一回哩。学校要每个学生交5块钱，涛跟爹说了，后娘不同意，说把钱给他玩了，不如用来为自己买件花的确良穿。涛含泪抱着娘的棉袄早早睡了。

半夜里，爹悄悄地进了套间，把一把零碎的票子塞在涛的怀里。学校租了一辆当地蛮时髦的柴油车，20多个学生挤在上面。老师坐在司机的车头上，他招手要秋姐也去，并挪出丁点的位置。秋姐的脸一红，说就在后面挤。

那天，秋姐上穿洗得干净的绿衫，下穿一条蓝色的确良长裤，脚穿一双白球鞋。她的黑亮亮柔软软的长辫子甩在肩后，头顶上插着的野花光艳艳香丝丝的，双眸光亮亮清幽幽的。

车子一启动，学生们一倾一仰，随后，你挤我，我挤你，紧紧结成一块，说笑着。涛离秋姐只隔几个学生，有心挪到秋姐的身边去，就是身边两个男生拽得太紧了。不知为什么，涛想挪到秋姐身边去的愿望太强烈了，那脚步也随车子的颠簸起伏向秋姐那边移。

涛的努力没有白费，离秋姐只隔一个学生了，但涛的脚步不挪了，甚至不让脚步向秋姐移去，还不好意思抬眼看秋姐。秋姐在他眼里太圣洁了。突然，前面一个坎坑，把车内的学生来了个大挪位，涛就一下窜到秋姐的怀里了。

涛红着脸想挣扎出来，但车内人挤人，转又转不动，而这时秋姐竟然伸出白嫩嫩的手，紧紧抓着他的双肩，脸上仍是一副真诚的微笑。那一

刻，简直是涛长这么大最幸福的一刻。涛感受到秋姐口里喷出甜丝丝的气息袭来，这太幸福了，涛的眼泪竟然扑簌簌地落下来。

好多年后，涛读书有出息了，在城里当了干部，娶了漂亮的媳妇，但他没有忘记秋姐。

那年，涛的爹死了，涛坐车和雍容华贵的妻子来乡下吊丧。在回乡路上，他看见一个头发散乱的农妇正在割稻，旁边站着一个叉腰的男人。这男人穿戴整齐，好像小时候的那个老师。涛叫司机停车。

他从车上下来。这男人已不认识涛了，他以为来了当官的，做出笑脸迎上来。那割稻的女人只瞟了涛一眼后，就埋下头。

涛冲这个男人象征性地略一颌首，就径直朝那女人走去，饱含深情地唤着：秋姐，你是秋姐？没有回答。秋姐，你是秋姐！没有回答，只有一声抽泣。